

## 本期话题: 军旅现实与多元呈现

### 被规制的写作 与被规制的生活

□王 凯



这几天在内蒙出差,从满洲里一路南下,途经呼伦贝尔、兴安盟和锡林郭勒,满眼尽是没有边际的绿色,看得我眼睛差不多都绿了。如此海量的绿我平生所未见,但我却总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一天早上,我们坐车离开东乌珠穆沁旗,从车窗望去,我突然发现这草原地貌与我熟悉的阿拉善右旗的茫茫戈壁竟然如此相似,那空旷辽阔悠远苍茫的感觉如出一辙,包括平缓起伏的大地、远方微曲的地平线和直白热烈的阳光,甚至也包括那些云朵的形状。区别只在于它们的色彩,一种碧绿,一种苍黄。

每次一想到戈壁,我就很想写小说。我同朋友聊天时,十有八九会把话题扯到我待过的巴丹吉林沙漠和河西走廊。我的小说也十有八九会让人和事在那片戈壁大漠中发生,因为我觉得如果把他们扔到城市里,就像把鱼扔到沙漠里一样,一切都将无法成立。可以说来惭愧,在戈壁滩服役的那些年,我也经常会厌恶那里的贫瘠、风沙、单调和某种不确定的绝望,会悄悄地想着能快点离开这个我在小说里反复描述过的荒凉之地。我完全不确定我是否爱它或者爱过它。即使现在让我重新选择在何处生活,我一定也会选择哪怕是住房更挤、空气更差、从来都看不到地平线和星河的城市,虽然我心里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都市。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切有点荒唐:我最想离开并且的确已经离开的地方,却是我最怀念又最能诱惑我书写的地方。同理,我也时常觉得自己很虚伪,自己心知肚明的那种虚伪。

这种矛盾同样存在于我的那些笨头笨脑的小说里。特别是在我最初写小说的那几年,我总喜欢充满感情地描述戈壁和其中的军营生活,可实际上我当初的感觉复杂多变,无法简单地被文字处理。因此在小说中,我更多的时候故意隐瞒了我最真实或者最阴暗的想法,理由是我认为那种正常但庸俗的想法背离了军队——不仅是中国军队——所崇尚的精神和道德。从情感上讲,我真的无法也不愿违背这种精神和道德,因为这是军事集团和军人职业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即便地球人都知道战争是最为残酷的人类行为,可这种精神和道德仍然会被赋予某种预设的或是先验的崇高感。这与军队的使命密切相关。何况从17岁进入军校开始,我至今已有了结结实实的20年军龄,军队职业精神的许多成分,我自己也一样认同。但认同与实践是不同的。这无疑是一种人为的拔高,哪怕我已经竭力让它不那么显眼。每到这种时候,我会安慰自己:我做不到的,并不见得别人做不到。军队就是军队,军队自有军队的一套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既然这样,让我写一下我想象中远比我更优秀、更有情怀的军人又有何妨?

很久以来,我差不多一直都在这样安慰自己。我身为军人,也了解军人,特别是艰苦环境下的基层军人。由于集体生活的共通性和军事生活的特殊性,他们往往被严格的纪律约束,不可能肆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用被规制的写作来表现被规制的生活,其实也没什么不公平。事实上我相信,生活永远不可能像草原或戈壁的空气那样澄明。地平线很远,能见度有限,视野的局限和文字的局限永远存在,所以一切写作都会受到原因不同的规制,一切作者都会进行标准不同的自我审查。也许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这种规制的程度。对我而言,我一直试图寻找这种规制的边界,有时是军人的视角,有时是作者的视角,有时是军人作者的视角。这种寻找让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在离需要勒马的悬崖还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开始用脚尖探路,进入临深履薄的状态,仿佛一个进入雷区的士兵,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其实脚下离我所担心的雷区还异常遥远。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当我故意隐瞒了一部分真实的时候,剩下的那部分看上去便成了假象,虽然它本身也是真实的。我过早过快地规制了自己的想法,好比一匹还没来得及撒开四蹄就被我勒住了笼头的郁闷的马。

后来我想,我应该彻底卸掉这匹马的马具,把它重新放归草原,不论锡林郭勒还是呼伦贝尔,哪怕阿拉善也无所谓。它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它想跑多远就跑多远,没准儿真就会找到更为丰美的一片草原。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草原永远都在这里,真正需要改变的只是自己。至于改变自己,你我都清楚,这可真不是件轻松的事。



1 2010年3月,我在鲁院读高研班。当时的许多生活场景,现在还记得很清晰。那是当兵20多年来第一次游离于“组织”的“监督”,感受外面的世界。

最初的日子,总是觉得紧张、焦虑。也许是因了身上的军装,总觉得我不是我。我不是我,是谁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可笑。这个问题可笑吗?或许可以把这作为一个有待研究的“文学课题”。

多年因循的生活突然有了变化。我好像一下子有了新发现,我和“我”是不一样的。生活和“生活”也是不一样的。接着,我又发现自己很多弱点,都很致命。比如局限,它在我的生活中制造了诸多的障碍,它在日复一日地给我的内心带来痛苦和挣扎。

六祖慧能当年挑着他的柴担,在他“悠闲”的行走中不过是偶然聆听了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明心见性。而“我”及“文学”所要破除的,却远不止“色”相。

2 历数我们的文学佳作,军人“顶天立地”的战争岁月永远值得圈点。那个时代,人们对英雄的热爱与崇敬,从某个侧面推动了军旅文学的枝繁叶茂。

和平年代,淡出硝烟的军人的社会价值被淡化,甚至有人不以为然,心存质疑。而以军人为表现主体的“我们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85周岁的生日,这支经风历雨的军队已经稳步迈入成熟行列,但在它影响之下的中国军旅文学却依然年轻——这是我的感觉。

这种年轻在于,始终缺少将逼真的战争现实与独立的文学思维相统一的创作环境,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寻找到一条自由之路,能从生命的极致体验通往艺术的高度升华。

现实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写作的难点之一在于,失去了战争所带来的惨烈与悲壮,在和平年代的大背景下,如何从长期模式化、类型化的框架中挣脱出来,以全新的形式实现对高度统一的正规化部队建设的深度审视,对平凡甚至平淡的军旅生活的灵性描摹、对潜藏于小人物内心的英雄主义的浩然宣扬、对屈就于非战争状态下的典型人物形象的细腻刻画。

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军旅作家们已经在进行各种探索,力求从精神本质入手,精准触碰战争最细微的神经单元。其中,荒诞意识的崛起及荒诞手法的运用正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西方,“荒诞”起源于戏剧。二战后,人们发现,人类生存的社会以及人的存在本身都是充满荒诞的,因而用艺术形式加以表现,获得了超越琐碎表象

## 现实军旅题材荒诞意识的凸显

□王 甜

的经典效果。而军事文学恰恰是最适合引入这一理念的,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它以和平为许诺,以武力为保障,陷入战争状态的人不得不经历理性与非理性的挣扎,在有意与无意义的追问中坚定信念,一切附加于其上的口号与宣言都无法掩盖其矛盾与撕裂的内伤。让我们看看这种荒诞意识是如何在中国当代军旅作家笔下凸显的。

一种是内向性的,以超越现实层面的心理描摹凸显人物内心深处的荒诞感,打造出不可言说、意味深长的内部世界。

王裸的短篇小说《潮伤》(发表于《芒种》2009年第3期)描写了一个总是怀疑自己精神有问题的守礁战士,他不停地问医生:“我得病了吗?”医生则不断地安慰他,用种种方式加以启发、劝导,终于,在两人长期的相互影响中,医生也开始怀疑自己有精神问题。我们认为是标准的东西,其本身都具有不确定性,那么价值与意义的评判将何去何从?作家以荒诞性的矛盾关系含蓄地表达出对世界的怀疑与忧虑。

卢一萍在短篇小说《孤哨》(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2010年第1期)中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一位独自驻守高原边防哨卡的战士的心迹。战士从最初的冷静、从容渐渐过渡到孤独、忧郁,之后是挣扎、狂抓甚至绝望,一系列的心理过程并不只是简单地呈现,而是时时跳跃出对自身与环境所产生的虚幻感。战士总是在问自己:“我还活着吗?”这是夜

了,可我是在哪儿呢?”小说对六号哨卡撤销与恢复的问题纠缠不休,这也是对人物生存环境的一种逼真描摹——立足于此的依据是存在还是取消,无人能肯定。同时作品大量地描写梦境,描写战士在雪地里把连队每个人都堆成了一个雪人,既加重了文字的孤独感,更增强了作品的荒诞气场。

除了正面写军人履行职责过程中心理变化,还有侧面表现军人情感与性的。例如李辉的短篇小说《亚当的苹果》(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1期),描写一位军嫂千里迢迢赶赴高原与丈夫会面,丈夫却难以在生理上释放自己,两人在悄然的努力中重新打量对方。小说不断提到“苹果”、“兽”等既有宗教内涵又富于象征意义的名词,代指高原军人禁锢于心的种种情结。小说的荒诞意识与青藏高原的特殊氛围融为一体,获得含蓄而自然的审美效应。

荒诞意识的表现还有一种是外向性的,即具体体现环境与人物精神世界严酷对立,在两者的错位关系中产生经久不衰的荒诞感。

裴指海的短篇小说《亡灵的歌唱》(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2010年第1期)用一种表面戏谑的语言风格讲述了一个班的战士参加打靶演习的过程,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无论正面与否,作者均采用漫画手法,以达到“去英雄化”的表现目的;但形式的“谐”不能掩盖内容的“庄”,错位表达的结果是改变了传统军旅小说的平铺直叙与正面歌颂,奇异地获得了更多层面的人物塑造与更深刻的主题。

## 在寂寞中摸索前行的军事文学

□李 骏

军事文学作为我国文学事业中的一个重镇,在和平年代有些寂寞。虽然不少军事文学作品在全国性评奖中并未缺位,但我们清醒地看到,随着经济时代的高速发展,文学的逐渐边缘、年轻作者流失和军事文学评论的低迷,军事文学的昔日辉煌似乎风景不再,即使有精品力作令人眼前一亮,但没有形成过去那种集团式的冲击规模。与军旅题材电视剧的热火朝天相比,军事文学除了少数专业作家偶尔发力外,其余完全是凭着热情和热爱在默默耕耘,整体爆发力明显减弱。特别是伴随专业作家团队的渐次退隐,青黄不接的现实已渐横亘。

军人是为打仗而存在的。没有战争的年代,多样化的军事任务依然每天存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仍在生活中蛰伏。军人的理想即使受到社会大潮的波动和撞击,但爱国、崇高、奉献、牺牲、人道、尚武等闪光的思想仍是主体。老一代军旅作家们逐渐退出江湖,给新生代的军营作家们留下了广阔天地。一批业余作者在各自本职岗位上忙忙碌碌并感慨进不了专业队伍的同时,却仍在坚守着这片诞生英雄的沃土,仍在坚守着自己内心深处理想的家园。

军事文学之所以不像过去那样辉煌,是因为今天的时代已发生了巨大变

化。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格局下,在没有了距离美感的时代,军事文学似乎缺少奔涌的激情,减少了军营这块方阵中的神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军营生活就不再火热。军队是年轻人的天下、青春的方阵,因为有了年轻人,也就有了生活丰富多彩的根基,也就有了创作的肥沃土壤。这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仍在固执坚守的原因。但也有人选择了离开,大家都逃脱不了现实的羁绊,有些理想可能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望洋兴叹,只好做写到哪里算哪里的打算。我们只有在寂寞中等待战争的角与枪声,亦在随波逐流中相信文学与自己理想的宿命。

过去,我们读到的有关军事文学的评论文章,总喜欢把上个世纪作家们的辉煌作为参照,随便一大串作品脱口而出。似乎仅有那个时代作家的创作才能称得上精品。年轻作者多有微词,觉得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仍引不起当代评论家特别是军旅自留地上评论家的兴奋与关注。老一代的评论家虽宝刀未老、锋芒依在,但在我发表了大量作品后,他们的目光似乎亦不曾飘落其上,更不用说军外的评论家了。新生代评论家虽然才气横溢,但对作家与作者的成长经历、个性特质和生存境况知之甚少,对当前军旅的真实生活还需真切体

味,评论留有就事论事的痕迹。但我们明显看到,他们正在努力融入这支队伍,正在了解这支队伍的历史与现实,在日益丰盈的同时亦收获着他们理论的深度。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第一期的《解放军文艺》,以较大的篇幅发表了马飞的《新世纪十年军旅短篇小说发展探析》,可以看出评论家的理论功底、学者学识和满腹才华。还有朱航满、李美皆等都在军事文学评论中显示了实力与才气。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如果不是开作品研讨会,地方上的评论家似乎对军旅题材并无多大兴趣。而军队的评论家往往为了在评论界获得认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研究非军旅文学题材的海洋上。与上个世纪军事文学的辉煌相比,我们在庆幸赶上一个好的时代同时,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军旅题材作品远不如那个年代作家的精细、精到、精致与精彩。

在今天日益宽松的环境中,无论一些作家怎样受到官场、商场等的诱惑,但得承认,今天军事题材的立体化、多样化和人性化,还是为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增添了更多东西。无论是日常平淡的机关与基层生活,还是重大军事行动的宏大题材,都为今天的军事文学写作提供了更为丰厚的人文、人性、人道主义内涵,这使我们仍在



不可抑制地发出忘我的呐喊。当战争的硝烟逐渐远去,我们怎样审视、解析昨天的战争生活,又如何面对今天的和平年代,使我们的创作资源获得充盈于内的战斗精神而升华出时代光芒,考验着每一个军旅作家的定力、良心与勇气。

前不久,总政治部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暨全军文学创作座谈会。在聆听了前辈作家与同辈作者的真实声音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军旅作家只有融入生活,融入社会,融入人民军队官兵的现实生活中,与我们伟大的军队、与身边普通的官兵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以博大的情感、宏阔的境界、高尚的追求去探究军人的理想信念,去寻找当代军人内心的精神世界,才能在高品格调中创造出活灵活现的新鲜人物,塑造出性格更为真实独特的军营人物形象,才能用艺术的形象营建崇尚理想的王国,创造张扬战斗精神的家园,给高尚的精神以归宿的温暖和放飞的关爱,从而展现中国军队与中国军人复杂的心路与成长历程,在讴歌和张扬军人的战斗精神中再创军事文学的下一个辉煌。

## 也说“我们的”文学

□戴 墨

花苞,耐心守候着春天返青的消息。那个时期的我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也经历着这场“倒春寒”的洗礼。我在努力寻求“我与文学”的症结与突破。

安静的时光,总是有利于人的净化。我的灵魂开始重返“我们的”队伍。一个个不可复制的瞬间,如同一个又一个碟片……

4 那是某次我去黄海前哨。小岛很小,像个弹丸。上岛的兵,差不多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验。先晕船,后晕陆地。乃至有了一定的抗晕能力,和小岛也渐渐生出感情。陆地又开始“欺生”了。那些柏油马路太平整了,一脚下去,总会愣头愣脑地吓到自己。没有极特殊情况,老兵们都不下岛。只有“不知深浅”的新兵,下岛一次,感叹一次。时间长了,新兵才慢慢摸清老兵的秘密。老兵们不下岛,是因为有“哈利·波特”代他们下岛。

每当下岛的日子,老兵们都把哨所训练的那条狗带上。船靠岸了,老兵把“哈利·波特”送上甲板。老兵手拿一只军用望远镜,一边目送“哈利·波特”,一边振

急。他安慰父母,“自古美女爱英雄”,他一定得再等等。“老A”在部队两次摔断骨头,五次死里逃生。他一次都没告诉过家人。是父母偶然在新闻联播里见到了儿子,才知道他们的儿子成了英雄。

“老A”平静地告诉我,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让全国人民知道,和平年代,军人不是什么也不干,而是干了很多别人干不了的事。……

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和平时期军人的“存在”……如果不是真实地走近了老A的心灵世界,我们的文学就会失去“老A”和“老A们”的信任。

无论到了什么时代,我认为,信任都是最可贵的。

7 “忽略”与“淡忘”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有负于这发达的根系。它一直都是那么勇敢而又那么的有力量。

英雄、理想、严酷、牺牲,火热的生活从没有一刻冷却和疏离。即使是这样的和平年代,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战争准备,也永远都不是我们的文学所能想象穷尽的。

忘了是谁说过的,文学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文学就会衰退和死亡。文学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最高的美的向往……

我想,“我们的”文学应该在我们手上,实现这向往。